

大乘起信論講記跋

大成

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三）吾師敏智上人，在港講說大乘起信論既畢，曾有開示一篇。同時後學也寫了一篇後記，呈請敏師刪正。當時師因赴美限期所迫，無暇詳閱，就說：「用你這篇後記代表那篇開示好了。」及至原稿交請內明編者刊發，因前面缺少敘文，於是又把這篇「後記」改為「前言」。（見內明第二十二期）直至決定將講記單獨刊印時，這篇「後記」就被擱置在一邊。以便請敏師撰寫序文，這樣纔成爲單行本。

在原來那篇「後記」裏面，我是這樣說的：

「民國六十一年（壬子）十一月，香港佛教光明講堂，及中道學會，禮請 敏智老法師講說大乘起信論。自是年十一月一日起，至民國六十一年（癸丑）八月一日，功德完滿。歷時九閱月，中間除因節日輟講兩期外，合共演講三十六次。每值星期三，在光明講堂弘揚佛法，圓音普被。聽衆比丘僧尼，在家居士，薄蒙利益。個人學佛之初，尤霑恩澤。乃發心逐日紀錄，藉作修持參攷。惟以賤恙時作，不克按期恭臨道場，則賴錄音之便，終勉於成。」

惟當紀錄之初，因個人對佛教所知既淺，復以術語費解，除翻閱佛學辭典外，仍須呈 敏師刪斧，增其煩勞。乃蒙謬譽謂因此紀錄增加其勇猛精進之心，則實深慚愧。紀錄完畢，始覺佛教道理深廣，確非言語文字所能表達於萬一。更恐紀錄錯誤，既負敏師，更誤聽者讀者，倘因而害己害人，尤不勝惶恐。

至於文字方面，盡力多用通俗白話，謬誤之處，雖經刪改，仍不免因行文關係，有辭不達意之憾。更因篇幅寶貴，爲避免冗長，致敏師在講演時之精闢妙喻，未能全部收納，雖有紀錄不及

千百之一。尤深歉仄！

敏師在講演大乘起信論期間，聽衆中先後聞悟皈依三寶者，有五六次之多，人數逾百，俱見吾師修爲學識使人仰慕，有足多者。最近吾師應美國佛教善信堅邀，遠赴美洲弘法。吾等方慶良師指引，修持有進，何期頓失南鍼，又感徬徨。惟有將吾 師臨別贈言，謹記在心，精勤勇進。以期不負厚望云耳。」

本來這篇講記，因大乘起信論原文甚長，在佛刊上連載，是比較艱澀佔篇幅最冗長的文字。最初只想用謄寫版油印一百份，分發給當時的聽衆道友，作爲講義之用。詎料後來發現謄寫遲緩，而且錯誤頗多。代爲謄寫的同道，又時時生病。最後減百份爲卅份，還是趕印不及。一直到敏師離港，謄印迄未完成。因此再商請內明編者的同意，借「內明」若干寶貴篇幅，連載二十餘期，纔算功德圓滿。

在內明刊印時，每期我都親自校對一二次。每閱原文，有時不相信這篇紀錄是我所寫。因爲校閱一次就增加若干學識，啓發很多修習的機緣。最後發心刊印單行本，又再校閱一回，更加深心中的慚愧。大乘起信論前人大德講演了不知若干次，疏註講記，也不知有若干種。珠璣當前，實慚獻醜。但個人如無此機緣，聽到敏師開示，再加親自紀錄，自己讎校，就不會得到這樣的饒益，這也算是個人的殊緣了。

最後，除感謝內明編者不棄長篇累牘的冗文，予以刊載外，並謝文采印務主人，諸多協助和布施。而奚哲聞長者法書賜署的題簽，尤其十分寶貴，眞實增加這篇講記的價值。

一九七六年一月 後學林大成謹跋